

金匱要略淺註補正卷五

漢張仲景原文

閩民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思元犀靈石全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醫齋鄧其章雲疏參校

痰飲欬嗽病脈證治第十二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

此分別四飲之名目也今人於四飲外加留飲伏飲而不知四飲證之病因多起於水留而不行甚者伏而不出亦何必另立病名乎

補曰飲者水也停茶停酒旋液喫涕皆是而分稠者則爲痰清者則爲飲合津液者爲旋唾走皮膚者爲水腫惟仲景立四飲之名而大畧已賅但此四者仲景皆就犯飲之處所而分別之今人不知連綿油膜卽是三焦爲水所走之路徑是以四飲之分不能確

全蜀醫學卷之二

指其處所今特詳於下節焉

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而瘦其精津化爲痰飲不復外充形體而第覺水走腸間有所滯礙則瀝瀝有聲謂之痰飲即稠痰稀飲而俱見也飲後水流在肠下不上不下飲睡飲痛謂之懸飲懸卽懸掛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流壅經表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溢卽流溢之義也飲逆倚息不得卧肺氣壅而行其形如腫謂之支飲如水之有派木之有枝附近於臟而不正中也

正旦支本末支支飲者水飲上出有似木支上發也今按其証卽水飲上衝於肺之証淺註解文字以爲旁枝近附於臟而不正中夫不正中則水飲究偏何處近附於臟究在何臟如何臟中無飲而臟外獨得附之試請言明修園必然啞口也謹按四飲仲景皆以所走之路道分其留犯所在以爲名目後人不知三焦是以不解其義內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古作瞧乃有形之物非無形者也卽人身之膈膜油網是矣凡人飲水從胃而散脅

之四面皆有微竅。西洋醫士以顯鏡照之，乃見水從微竅滲出，走膈膜油網之中，下入膀胱。故膀胱連於油網，即入水之道也。內之油網，透出肌肉，則爲周身之白膜肥網，是名喚理。以其皮肉相湊之間，而有紋理也。水隨網油，透出肌表，則爲肥腫。及走四支，則爲疼痛。總在此三焦網膜之中也。水之路道，絕不在腸中。今人謂水至小腸下口，乃飛渡入膀胱，真是夢話。宜爲西醫所笑。不知內經三焦者，決瀆之官，已將水道一一指出，證以仲景此節義尤顯然。仲景痰飲之人，表盛者，水氣充於肌腠也。今反瘦者，則以肌腠之水氣，反入於內，而走腸間，不走網膜中矣。故傷中懣懣，有聲懸飲者，水在肠下。肠下有油一大片，俗名板油，上連胸膈，水停板油中，不得下，效則引痛，懸痰於此，故名懸飲。必知板油，然後知所懸之處。板油上連肝，故屬肝之剖分。溢飲者，水入膈膜，不下走網油，以達膀胱，而溢出腠理，以走四支。故稱溢焉。支飲者，水在油膜中，不下走膀胱，而上犯於肺。如木支上發之象，故稱支飲犯肺，則

走皮膚故爲腫。大飲入於內則素盛者反瘦。飲出於外則素瘦者反腫。合觀此節而三焦膀理水道膜油之義無不顯然。唐宗後無人知之。吾特大聲疾呼冀天下萬世復知軒岐仲景之理以活世也。幸甚。

前言四飲或脇間或腸間或脇下或肢體或胸中皆不能盡飲。飲之爲病也。凡五臟有偏虛之處則飲乘之可以厯指其所在。水飲在心。心下悸動。有堅壅火氣。短氣惡水不欲飲。水飲在肺。吐涎沫。吐過多欲飲水。水飲在脾。傷則渴。少氣溫氣不伸則身重。水飲在肝。肝脈布肝脇。則脇下支滿。嘔出於肺而肝牽引。而作痛。水飲在腎。水盛而凌心。起於腰下跳動。甚則心下悸。

此承上四飲而推及五臟。其義始備。言臟而不及腑。以腑爲陽。在腑則行矣。與水氣篇不同。正曰。心下堅築。節堅實凝結之調解爲動而有力非也。停飲則水不化。氣阻其呼吸而短氣全晝。有飲而短氣者多矣。凡人飲水入三焦膜網而下入膀胱。命門氣海中之陽氣蒸動。

其水化氣而上出。是爲呼吸所以從三焦而下。氣即從三焦而上。今水停心下。堅壅而不得通。是以水不行。氣不出。以致短氣。水阻其氣。氣化於水之理全在乎此。修園於化氣行水未實知其情。故註短氣尚有未確。

然以五臟言之。則爲在。以病因言之。則爲留。夫心下有留飲。背爲胸之府。水留心下。其人背寒冷如掌大。飲留之處。陽氣所不入。溢於胸中。而偏著於背。其人背寒冷如掌大。飲留之處。陽氣所不入。留飲者。脇下痛引缺盆。以飲留於肝。氣嚙則徹已。以飲被氣擊。而應於肺也。以飲被氣擊。而欲移也。胸中有留飲。其人氣不伸。則短氣。飲結者。津液不輸。而口渴。四肢歷節痛。以病飲橫流於肢節也。然脈沉者。責有留飲。不與肢節黃汗同者。以其脈沉者。責有留飲。

此言飲之留而不去之爲病也。魏念庭云。背爲太陽。在易爲艮止之象。一身皆動。背獨常靜。靜處陰邪。常客之所以陰寒自外入。多中於背。陰寒自內生。亦多踞於背也。

正曰。心之系在背。心下者。胸膈也。膈有留飲。由膈而走向後。背着於心系之後。故冷只如掌大。正應心之部位也。與胸脾之心痛徹背者義可參觀解。爲靜處容陰邪非也。

飲留而不去。謂之留飲。膈上伏飲。時病根已伏其中。一值外邪暴露。則以外伏而難攻。謂之伏飲。膈上之病。見痰滿喘。亥中其內飲與外邪相援。一時吐逆發。則邪之爲寒。熱。背痛。腰疼。激出內飲之痰滿。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瞶。諸劇。因以斷。必有伏飲。以致

此言飲之伏而驟發也。俗謂哮喘。即是此證。當裏裏並治。如小青龍湯及木防己湯去石膏。加芒硝。枳苓爲主治。余著有公餘醫錄。及醫學實在易。二書中論之頗詳。茲不再贅。

正曰。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爲一句。此是有飲之常証。非久伏之飲所獨見之証也。但尋常新飲。雖病滿喘欬吐。而不必背痛腰疼。不必目泣自出。不必振振身瞶。惟有伏久之飲者。則每一發作。不但滿喘欬吐而已。也必兼見寒。熱。背痛。腰疼。爲飲所伏之處。目泣自出爲竅道久疎之驗。振振身瞶爲膜內筋節有伏和牽引也。故斷爲伏飲修園以爲哮喘。不知伏飲不

單指哮喘一証。

飲病當求其所因。不必盡由於飲。水而卽飲水。可以例其餘也。謂

夫病人飲水多。

水停

心。必暴喘滿。此其易見而易知也。

推而言之。凡食少。

則脾虛不

能制飲多。則水和又水停心下甚者。助腎季微者。防礙氣短氣。若脈雙俱弦者。寒氣周也。皆因

大下後。

傷中而裏虛

若脈偏

於一見弦者

飲氣偏

醫者求其病因當於

虛寒二字加意焉可。

此言飲病之因。指其大略以爲一隅之舉也。

正曰。雙弦乃爲虛寒。單弦則飲也。不盡虛寒也。故以下十策。甘遂。防己湯。治飲皆不顧虛修園。以虛寒解飲之所由致謬矣。

上言脈弦。弦爲陰象。陰則爲寒。弦則爲減。減則爲虛。不易之理也。然有不可以弦概之者。自當分別。肺飲則不弦。但苦喘。短氣。○支飲上附於肺。則飲同肺飲。故卽亦喘而不能卧。如短氣。其脈亦平。而不弦也。余求之所以然之故。蓋以弦者。借木之象也。肺屬金。而尅木。故肺之自病。不弦。肺之初病。亦不弦。病勢之未甚。則然也。二者自當別論。

此言飲脈之不弦者。太抵飲之未甚也。舉此二者。跌出下節溫藥之主治。此作撇筆看。不然。與後第十四條矛盾。

請言其病痰飲者。不寒偏熱。當以溫藥和之。猶未言痰飲之見出何證也。緣其陰刑冒於陽位。陽虛不運。則水氣上。胸脇支滿。陰氣上。目眩。此痰飲病之的證也。上第言以溫藥和之。猶未言溫藥之當用何方也。溫能化氣。甘能健脾。燥能勝濕。淡能利水。以苓桂朮甘湯主之。此痰飲病之的方也。

此爲痰飲病而出其方也。

補曰心下者。膈膜中也。膈膜中有痰飲。上循胸前。則胸溝。下走腸之板油內。則脇支滿。膜油相連。歸根於肝。是此痰飲証屬於肝經也。肝開竅於目。痰飲在肝。風水相搏。魂不得靜。故目眩而睛不定。觀小柴胡治目眩。是風火相搏。此湯治目眩。是風水相搏。便知此痰在胸脇。是犯肝經也。故主桂枝以溫肝。讀者幸勿泛泛言之。與上水走腸間之痰飲不同。

苓桂朮甘湯方

茯苓

桂枝

白朮各三兩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次孫男心蘭真按

心下者脾之部位也飲凌於脾致脾弱不輸不能制水則生痰矣故曰心

於羽蔽其君陽溢於支絡故曰胸脇支滿也動則水氣蕩漾其變態無常或頭旋轉目冒眩心動悸諸症皆隨其所作也主以苓桂朮甘湯者以茯苓爲君蓋以苓者令也使治節之令行而水可從令而下耳桂枝振心陽以退其羣陰如雖照當空則陰霾全消而天日復明也白朮補中土以修其堤岸使水無氾濫之虞更以甘草助脾氣轉輸以交上下庶治節行心陽振土氣旺轉輸速而水有

下行之熱無上凌之患矣

和以溫藥不獨治痰飲然也卽微飲亦然微者不顯之謂也飲夫短氣之由皆有微飲法當從而曰微非氣非水如陰霾四布阻塞升降之路則爲短氣謂小便去之蓋以膀胱爲水府太芩桂朮甘湯主之令膀胱氣化則天高日晶陰霾自散而升降之氣順矣腎氣丸是從府臟二方相爲表裏故亦主之

此爲短氣有微飲而出利小便二方也喻氏謂微飲阻碍呼吸而短氣當辨之幾微若呼之氣短是心肺之陽有碍宜芩桂朮甘湯通其陽陽氣通則膀胱之竅利矣若吸之氣短是肝

腎之陰有燭宜腎氣丸。通其陰，陰通則小便之關開矣。兩方並重。與金匱原文意未甚深透。於此說不可不姑存之爲中人以下說法。

補曰：有飲者必短氣。誠以水化則爲氣。水不化則氣不生。故呼出之氣短也。水停則阻氣。水不化則氣不降。故吸氣短也。水飲重著則兼有刻滿等症。若但短氣而不兼欬滿等症者。爲飲未甚。但有微飲而已。凡水飲皆當利小便。此短氣尤屬水停不化。亟當從小便而利去之也。

苓桂朮甘湯方

見上

腎氣丸方

見婦人雜病

次孫男心蘭稟按：微者不顯之謂也。飲水也。微飲者猶陰霾四布。細雨輕飛之狀。阻於胸中。蔽其往來之氣。故曰短氣。有微飲者。謂微飲阻其氣也。經云呼出心與肺。吸入肝與腎。若心肺之陽虛。則不能行水化氣。用苓桂朮甘湯。振心陽。宗土以防禦之。使天日明。而陰霾散。則氣化行矣。若腎虛水泛。則吸引無權。當用腎氣丸。補腎行水。使腎氣足。則

能通府而化氣，氣化則水道通矣。餘解見婦人雜病，不再贅。

病者脈伏，可知其有留矣。其人欲自利，利後則所留之飲反快，雖利未除，心下續堅滿去者自去續，此爲留飲。欲去而不能去，故也。治者宜乘其欲去盡去之勢，而導之以甘遂半夏湯主之。

此言留飲有欲去之勢，因出其勢，乘利導之方也。

補曰：欲去非留飲，自欲除也。使其自行，欲除去，卽不治之，亦必自愈。何必再用甘遂大力之藥哉？蓋欲去者，審其利後，反見快爽，是欲去此飲，乃得安也。故用攻藥去之。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

大者三枚

半夏

十二枚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渣。

芍藥

五枚

甘草

如指大一枚炙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渣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尤在涇云

雖利心下續堅滿者，未盡之飲復注心下也。然雖未盡，而有欲去之勢，故以甘遂半夏，因其勢而導之。甘遂與甘草相反，而同用之者，蓋欲其一戰而留飲盡去，因

激而相成也。芍藥白蜜。

不特安中。

抑緩藥毒耳。

脈浮。本非飲而見細滑。則傷飲。謂飲水過多所傷。乃客飲而非內飲也。弦爲陰主寒。數爲陽主浮也。浮中而細滑。則爲寒病篇言數弦者當下其寒。正可觸類而旁通。今按其脈。則弦數。察其有寒飲。是脈相脈。相左者。脈與證又相左者。勢必相持。至冬之大寒。偏寒偏熱之難治。之大熱。夏藥不能兩全。故爲難治。脈沉而弦者。沉主裏。而飲主其爲。主其爲。而飲相左。相左者。勢必相持。至冬之大寒。偏寒偏熱之難治。脈沉而弦者。沉主其爲。主其爲。而飲相左。相左者。勢必相持。至冬之大寒。偏寒偏熱之難治。無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此一節分三小節。首節言傷於客飲。以跌起內飲。次節以數弦。跌起沉弦。蓋懸飲原爲驟得之證。若不用此猛劑。而喘急脰脈諸證隨作。恐滋蔓難圖也。三因方以三味爲末。棗肉和丸。名十棗丸。頗善變通。

十棗湯方

芫花

熬

甘遂

大戟各等
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納藥末。強人服一錢。七瓶。

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七得快利後。糜粥自養。

男元犀

按脈沉主裏。弦主飲。飲水凝結懸於胸膈之間。致氣引內痛也。懸飲既成。緩心滋蔓。急用十棗湯。直達病所。不嫌其峻。意謂始成而卽攻之。使水飲下趨而無結痛之患。所謂毒藥去病者是也。若病其

猛而不敢用。必遷延而成痼疾矣。

上言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重痛。病溢飲者。當發其汗。然汗亦有寒熱之謂。之溢飲。夫四肢陽也。水在陰者。宜利。在陽者。宜汗。凡病溢飲者。別熱者以辛涼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寒者以辛。溫發其汗。小青龍湯亦主之。

此言溢飲之治法也。小青龍湯不專發汗。而利水之功居多。二方平列用者。當知所輕重焉。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

桂枝

甘草各二兩

生薑三兩

杏仁四十個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雞子大一枚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

汗。汗多者溫粉樸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

芍藥

乾薑

甘草

細辛

桂枝各三兩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男元犀

按師云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故病溢飲者以得

汗以行水飲從寒化故立小青龍湯辛涼發

發汗以利水二方並列用者當酌其宜焉。

膈在上比心下稍高。膈間有支飲迫近於其人喘膈間青虛如天之空滿滿極則心下痞堅。胃之精華在心下。連及而陰邪奪其正氣故面而色黧黑。其脈因水沉而緊。得之數十日醫或疑其上之或疑其下之。復不能愈不榮於面而色黧黑。其脈因水沉而緊。得之數十日醫或疑其上之或疑其下之。復不能愈宜開三焦水結通木防己湯主之。方用人參以吐虛者。服日。在上而口在下而中下之氣以上中下之氣以下後水邪因脾虛者之自愈。若胃中有實者。雖愈三日復發復

與前方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以直輸水道。加芒硝以峻開。

以峻開作湯主之。

寒加茯苓以直輸水道。加芒硝堅結作湯主之。

此言支飲重證而兩出其方也。

正曰。膈卽心下之膜膈。正當心下。註膈在上。比心下稍高。分膈與心下爲一物。非也。膈屬三焦少陽。少陽無下吐法。正以其在膈膜間。吐下不能愈之也。三焦膈膜通氣行水之道也。故主防已之通有孔者。以行膜中之水。仲景治膜中之義。可由此推之。

男元犀按。膈間支飲喘滿者。支飲冗滿於膈間。似有可吐之義。然既曰支飲。則偏旁而不正中。豈一吐所能盡乎。云心下痞堅者。似有可下之義。然心下之旁爲脾之部。以病得數日之久。雖成堅滿。而中氣已虛。下之恐蹈虛虛之弊。豈常法所可下乎。故曰醫吐下之不愈也。面色黧黑者。是黑而黯黃。主脾虛胃腸實也。周腸實則不能敷布精華於上。此面色黧黑之所由來也。脈沉緊者。沉爲病在裏。緊爲寒。爲飲。飲邪充滿。內阻三焦之氣。喘滿。痞堅之證作矣。主已木防已湯者。以防己絃如車輻。運上焦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石膏色白。體重降天氣以下行。天氣降。則喘滿自平。得桂枝爲助。化氣而蒸動水源。使決瀆無壅塞之患。妙在重用人參。補五臟益中焦。俾輸轉有權。以成其攻堅破結之用。故曰虛者卽愈。實者胃腸成聚。實而有物。故三日復發也。復與不愈者。宜前方去石膏之凝寒。加茯苓以行其水氣。芒硝以攻其結聚。斯支飲順流而出矣。魏氏云。後方去石膏。加芒硝者。以其既散復聚。則

有堅定之物。留作包囊。故以堅投堅。而不破者。以軟投堅。而即破也。加茯苓者。亦引飲下行之用耳。此解亦超。

木防已湯

木防已 桂枝各三兩 人參四兩 石膏一本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男元犀按 防已入手太陰肺。肺主氣。氣化而水自行矣。桂枝入足太陽膀胱。膀胱主水。水行而氣自化矣。二藥併用。辛苦相需。所以行其水氣。而散其結氣也。水行結散。則心下痞堅可除矣。然病得數十日之人。又經吐下。可知胃陰傷而虛氣逆。故用人參。以生既傷之陰。石膏以鎮虛逆之氣。陰復逆平。則喘滿面黧自愈。此方治其本來。救其失誤。面面俱到。

木防已去石膏加桂苓芒硝湯方

木防已 桂枝各三兩 人參四兩 芒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心下有支飲 雖不正中。而迫近於心。是上乘清陽之位。故 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